

同居一年,女友仍是处女身

小伙子说“我太爱她,不忍伤害她,但她父母却棒打鸳鸯”

■倾诉人:赵国英 女 46岁 七家湾

自从相识,我和他的收入就一直非常有限。他不识字,凡事都要我帮忙。结婚以来,大事小事我们都会商量着办,23年了,从没吵过一句嘴。现在,不论去哪,我们都是成双成对,是邻里羡慕的好夫妻。我们常常觉得,钱不在于多,够过日子就行,活得快乐、健康,比什么都重要。

每月只有320块钱 但我们的快乐不少



我父母瞧不起没文化的他

早在1980年,我们还都在街道小组里工作,因为都是顶上班的性质,两家人之前也是认识的。那时的我们,特别好胜,工作起来非常认真,在一起的时间长了,二人之间的“感觉”也就上来了。

毕竟年轻啊,感觉上来了挡也挡不住。那阵子流行电视剧《射雕英雄传》,可电视机却不是平常人家买得起的,我们就想法儿看,那会儿夫子庙有个剧场专放电视连续剧,票价非常便宜,我们天天都买票进去看。一部《射雕》放完,我们也开始感觉到谁也离不开谁了。

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纪,我们公开了与对方的恋情,没想到,竟然受到了我父母的坚决反对。因为他十岁就随父母下放农村,根本没上过学,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出,是我父母眼里的一块硬伤,再加上街道小组这样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“单位”也被我父母认定为“不可能有前途的”,因此,他们压根就不承认这个女婿。

回头看,用一句现在的话来形容,那就是“爱情的力量是伟大的”,我们的心里早就认定了对方,即使经济上再困难,咬咬牙,坚信我们一定能走下去。

没有一桌酒席,1986年,我们终于领了结婚证,成了夫妻,只记得那时的结婚照,还是黑白的呢。

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,结婚时,只有他母亲送了我们一套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家具,但是,对于基本生活来说,足够了。那会儿,我们俩经常加班加点地干活,拼命挣奖金,为小家又置了些床铺被褥。

一间18平方米的房子,我们住了18年

新婚燕尔,虽然没有得到我父母的祝福,略有遗憾,但我

们的二人世界依然过得非常甜蜜,还用加班挣来的“外快”体验了一把当时很流行的“旅行结婚”,但毕竟手头紧张,什么也没吃什么也没买,是实在意义上的去上海“转了一圈”。

第二年,宝贝儿子呱呱坠地,尽管给家里增添了不少笑声,却也让我们原本就不宽裕的经济更加紧张。孩子三岁时,我都拿着70%的工资做起了全职妈妈,他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,加起来不到80元的收入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全部的经济来源,更何况还有个刚出世不久的孩子。为了省钱,我们专门挑些过季的菜买,有时候,更是连买带捡,每次只要攒够了1毛4分钱,我都会特别兴奋地去市场上给孩子买回一袋奶糕,而平时就只能拿米汤喂喂儿子了。

因为常常入不敷出,实在没钱的时候,我也硬着头皮让父母“帮帮忙”,或是因为外孙的到来让两位老人软了心,渐渐地,两家的来往也多了起来。不仅如此,因为我们一贯与人为善,有老人不方便提的重物我们也是能帮则帮,因此,邻里之间相处得也非常好。

1992年他从单位下岗,多亏亲朋好友的帮忙,我们才能借来4000元现金,让他开起了马自达,白天黑夜连轴转,只花了一年多时间,我们就把债全部还清了。也就是从那时候起,我们家的温饱可算得到了保障。

就这样,看着日子一天天地好起来,不知不觉,我们在七家湾的一间只有18平方米的老房子里也住了整整18年。因为四周都与邻居共用一道墙,我们家连窗户外都没有,只在为儿子搭的小阁楼上开了两个小天窗,既做透气之用,也能透点光。因为实在忍受不了夏季时四邻的空调室外机都“呼呼”地往我家吹热气,到了2007年,我们家才买上了第一台空调。

一过每年的劳动节,家里保准到处飞的都是白蚁,房屋

原本的木料早让白蚁蛀空了,是名副其实的危房。

健康是我们的小银行

自从2003年取消了马自达的营运资格后,他又失了业,因为不识字,一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,全家就靠每月320元的低保和我偶尔在外打点零工赚些钱维持生活。

谁没有个心情不好的时候呢,有时候他在外面受了委屈,回来难免发火。每每在气头上的时候,我从不吭声,总要等到第二天再劝他:“你昨天的火,发得不对。”每次,他都能接受,经常是一个会心的笑就让整个事件平息了,没有过矛盾上升成争吵的事。在我们家,从没有“女人说了算”或是“男人说了算”的说法,不论大小事,都商量着解决。在对方面前,我们谁都没有秘密。

因为他不识字的原因,很多时候都得我陪着他一起出去办事,久而久之,不管是饭后散步,还是买菜、做饭,我们形成了到哪都出双入对的习惯,谁也离不开谁,身边没了他,还真不适应。

2007年,我们的老房子拆迁,与别人合租住进了一套位于茶南的套间,想起了18年,早就破烂不堪的那套危房,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日子正在一天天地好起来。

虽然我们每个月都只有320元的固定收入,但我们从不和收入高的人攀比,只和自己的过去比,只要过得比以前好,我们就满足了。今年的春节,我们拿到了1250元的补贴,足足兴奋了好几天,除夕夜,我们团聚在我父亲的家里,桌上有鱼有肉,陪着老人家好好地过了个开心年。

也许就是因为我们俩的心态特别好,到现在,虽然没吃过任何保健品,但我们的身体都很健康,一点儿病都没有,俗话说,健康也是个小银行啊。我坚信,往后的日子,还会更好!

实习生 吕为 快报记者 钟晓敏 整理

诗人歌德说,“哪个妙龄女子不善怀春,哪个年轻男子不善钟情?”可在27岁的安徽小伙孝林眼中,爱情不再美妙无比,而是一杯苦酒,让他痛不欲生。他与广西妹阿珠在南京打工,两人租房同居已一年,春节前高高兴兴回广西过年,阿珠父母却突然变脸,不同意他俩恋爱,还将阿珠藏起来。独自回南京一个多月来,孝林失魂落魄。在记者劝说下,他决定再下广西,唤回女友心。

网上结情缘,相伴打工路

我是个不幸儿,命运待我很不公。我是安徽宣城人,独生子,十多岁时,母亲病逝。初中毕业后,我外出打工,在北京干油漆工。父亲在老家养鸭为生,2005年暴发禽流感,4000多只鸭子死光光,我回家帮父亲处理掉养鸭场,又到广西一个小城市打工,做推销。我没事常上网,通过网络认识了阿珠——她像一缕春天的阳光,照亮我孤寂的生命。

阿珠是个苦命女,广西当地重男轻女,她是老大,下面有一妹一弟。她父母都是环卫工,脏衣服多。从6岁起,她每天都要洗衣服。洗不干净,就被关在门外,不给饭吃。勉强读完小学,父母就让她辍学,帮姑妈看店卖服装。2006年春天,我们认识的。从网上聊天,到见面,那是我苦涩生命中第一个美丽的春天。她很漂亮,1.65米的个儿,五官清秀,身材苗条,人见人爱。

但不幸再次降临,2007年5月,父亲患上食道癌和胃癌。我回家带他看病,为筹手术钱,我狠心卖掉房子,十多万元全给了医院,仍没挽回父亲的一条命。这段日子,阿珠虽不在我身边,但时时温暖我的心。她同意我卖房救父,劝我“我们还年轻,以后有时间挣钱买新房,救命要紧”。我听了感动得眼泪直流。

父亲于2008年农历正月十二去世,她打电话安慰我,“我的家就是你的家,我的父母把你当亲生儿子。快来接我吧,我们一起出去打工挣钱。”料理完父亲后事,我到广西,与她双双到南京打工。

热恋遭变故,棒打鸳鸯散

到南京后,我们在五台山租了房子。我在桑拿浴池做服务员,阿珠在江宁一家纺织厂打工,烫衣服。由于她小时候经常挨打受骂,郁闷受气,留下后遗症,老是胸口痛。我姑妈是老中医,诊断阿珠是脓痰出不来。姑妈花了3000元,特地到黄山采药半个月,阿珠吃了中

药,吐出半盆痰,从此病就好了。身体康复后,嫌纺织厂工资低,她又学起中医足疗,在迈皋桥一家足疗店上班。

去年一年,我俩在南京过得特别开心。我们小时都很苦,如同一个藤上结出的两个苦瓜,在南京这座美丽的城市里,我们两情相悦,十分甜蜜。夫子庙、雨花台、莫愁湖、中山陵,都留下我们并肩热恋的身影,南京是我们的福地。阿珠父母也经常打电话来,“在外打工不容易,以后没房住就住到我们家。春节来广西过年。”

腊月十五,我和阿珠欢欢喜喜到广西看她父母,不料突发变故。她父亲腔调变了,“我们家没有房子给你们住,我们帮不了你,要靠你们自己挣钱买房。”她母亲又找我谈,“阿珠不会跟你回南京,你先去挣钱,挣够房子首付款了再回来结婚,或者就不用回来了。”阿珠却坚决站在我一边,“我想好了,我跟孝林一起走。”

正月初三,吃完中饭,趁阿珠不在家,阿珠母亲下逐客令,还骂我是骗子。一气之下,我背着包冲到火车站,但冷静想想,心又不甘。不能就这么走了,得跟阿珠打声招呼。我又赶回去,可阿珠被他们藏起来了。我跪在她家门口,从下午四点跪到次日凌晨两点,她父母就是不同意意见阿珠。

第二天,来了一位街道干部,“阿珠现在到她以前的男朋友那去了。她跟你同居一年,不能白便宜你,你要赔偿青春损失费。”我被气晕了,虽然我们睡在一起,可我从未碰过她。街道干部又骂我,“那你不是男人?”绝望至极,我说,“阿珠的病是我姑妈花3000元治好的,我只要2000元,还给我,我走人。”他们给了我2000元,我满腔愤怒,离开了广西伤心地。”

失恋痴情男,瘦了二十斤

今年正月初七,我从广西回到南京,继续在桑拿房打工。父母早已去世,老家也没啥亲人,阿

珠一直是我生命全部的寄托。生活中没有了阿珠,我度日如年,寝食俱废。一个月时间,瘦了20斤。吃不下饭,胃痛得泛酸水。客人要白开水,我会上茶水;要茶水,我会上白开水,我经常心神恍惚。

阿珠手机不用了,有空我就上网,试图从网上找到她的踪影。曾有一次,我们在网上聊了几分钟,她说,“我们都是苦命的人,跟你在一起的一年是我一生中最快的时光。但我父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,我也没有办法。我父母给你的2000元,我会打工还给他们的。”我说,“这钱我不要,我还给他们,只要你和我在一起。”她说,“有缘的话,我们再见吧。”说完,她就在线上闪人了。

我与阿珠同居一年,从未与她发生性关系。她小时候受过伤害,她说看见异性就恐怖,很敏感,甚至连她父亲都怕。为不伤害她,我从不为难她,她至今仍处女。朋友们都笑话我,说我不是男人。我想等结婚后,再慢慢让阿珠扭曲的心理恢复过来。可如今,她被父母扣在家里,我们日日饱受相思之苦。我知道她现在在她家门口一家小商店打工。我不知道怎么办?没有她我无法活……

(经记者耐心劝说,孝林重新振作起来。他表示,立即到广西找阿珠,悄悄带她出来,如果她本人不愿意,那就彻底放弃这段感情,忘记创伤,勇敢开创新的生活。)

(人物化名) 快报记者 赵守诚

征集“南京人的情感故事”

如果你有难以忘怀的情感经历,无论是亲情、友情还是爱情,我们都将聆听你的倾诉。可以投稿也可提供线索。 热线:025-84783552(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以后) 信箱:kbinsheng@126.com;论坛:www.js.cn·论坛·都市杂谈·都市情感

